

国经济效益最好的大型酒店之一。

2、有些执法部门，特别是有的公安部门直接参与了色情业的经营。



发廊

■大聚焦
□文/任名达 谷剑成

“轰——”浓烟腾起之处，福建省惠安县东园镇四座以发廊为掩护的“窑子窟”夷为平地。

据查证，此案的制造者是东园镇一名叫黄明珠的农家妇女。

34岁的黄明珠为人正派质朴，她对卖淫嫖娼现象一直看不惯，加上她丈夫江某不务正业，常在色情场所混迹，夜不归宿，染上了性病，后又传染给了她。黄明珠对这一切非常气愤，她既恨丈夫，又恨使丈夫堕落的这些色情场所。她曾多次给当地公安部门投书，揭发东园地区的一些发廊、旅社的卖淫嫖娼情况。信中不仅指出了暗娼活动的一般情况，还揭发了一些发廊、旅社暗娼的具体姓名和活动范围，要求公安机关严肃处理。她用油漆在发廊的墙壁上写上“妓女间”、“令万代亡”等标语，还用墨水在布条上画上男女性交的图案挂在这些发廊门口，企图制止卖淫嫖娼活动。然而她所有这些努力，并没有换来她丈夫的悔改，还不断遭受殴打。她愤怒之下，用炸药炸毁了“发廊”。

目前，色情业严重泛滥，对此深恶痛绝的岂只是像黄明珠这样的一个普通妇女？

据公安部等有关单位统计，1995年全国共查获卖淫嫖娼案18.54万起，抓获卖淫嫖娼人员36.21万人，不仅全国一些大城市，而且少数边远山区、农村小镇也出现了卖淫嫖娼活动。密布于全国大、中、小城市，甚至乡镇五花八门的各种娱乐场所，诸如歌舞厅、夜总会、卡拉OK厅、KTV餐厅、迪斯科舞厅、酒吧、娱乐城、游艺宫以及桑拿按摩浴池、发廊、汽车旅馆等等，不少是色情业最为集中的场所，在“三陪”的幌子下进行肮脏的勾当。

曾几何时，“三陪”小姐还是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态出现在这些场所。那时的“业务范围”，也仅限于陪吃、陪喝、陪玩。

对于“三陪”和非医疗性的异性按摩，全国尚无统一的说法。不少地方态度暧昧，认为“色情陪侍”可以禁止，“无色陪侍”则应允许。“三陪”是以女性的色相来招徕、取悦男性，陪侍男性，从而获取报酬的一种特殊商业服务活动。通常把陪坐、陪酒、陪歌、陪舞、陪看电影等统称为“三陪”。其本质是把妇女当作玩物，它和非医疗性的异性按摩都是一种有辱妇女人格和尊严的举动，并且极易诱发卖淫嫖娼和各种流氓活动。

“陪业”虽说是一种“两厢情愿”的行业，它的人为因素却相当突出，难免给社会带来负效应。陪酒，酒能乱性；陪舞，舞出感情，陪看，一见钟情”。这些都会产生嫖娼卖淫现象。如某市陪舞女丁××，在陪某局长时陪出了“感情”，最后舞上了床。丁××丈夫发现此事后，一气之下用菜刀砍死了这对男女。某海滨浴场的一位管理人员说：浴场中是否存在丑恶现象，谁也说不清。陪泳女与客人赤条条泡在水中，你知道他们干什么？

近年来，“陪业”业务范围扩大，发展到最新的陪沐浴、陪睡觉等等花样。总之，只要“价格”合理，客人的所有要求，小姐都能以满足。“三陪”小姐的来源，亦不仅限于以前的打工妹、城市待业女青年等，举凡机关干部、工人、医生、护士、大中小学教师、幼儿教师、在校大中专生等在“三陪”小姐中均不罕见。据说，甚至有女警察、军人亦混迹其间。她们白天是人，晚上是鬼，与各色心态的客人进行着肮脏的交易。

为什么色情业这种丑恶的现象严重泛滥、屡禁不止？

1、这是因为有些领导干部没有真正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认为只有营造黄色环境，才能吸引外资，故对扫黄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有记者曾进行过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调查，结果表明：甚至去年夏季的“严打”，在不少地方仍未伤及色情业的一根毫毛。

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在认识上有偏差。有些人错误地将色情服务和开设赌局作为对外开放必要的投资环境和创收的手段，明里暗里为其撑腰，当保护伞，说什么“大红灯笼高高挂，不尽财源滚滚来”，甚至主张设立“红灯区”“牺牲一代妇女，加快经济发展。”

然而，这样的环境并不能吸引正派的外商来投资，有时却恰恰相反。香港《铤报》月刊曾撰文报道了中国大陆色情业的严重泛滥情况，对此流露出无比担心之情。香港一位上层妇女对全国妇联的同志说：境外一些富豪的夫人，因怕丈夫寻花问柳染上性病而阻止他们来内地投资。她本人也因丈夫在沿海城市包租了“二奶”而终日食不甘味。无奈派人与包租女谈判，以每月2000美金作为该女保证不与其他男性乱来的代价，以免她染上性病又祸及丈夫和自己！

其实，经济的发展，效益的提高，并非有象有人鼓吹的那样“无赔不富”、“无赔不活”。

张家港是新兴的港口、开放城市，对禁娼打丑工作态度十分鲜明，严格禁止“三陪”和异性按摩，并没有影响外商到那里投资，经济发展迅速；广州与香港合资的白天鹅宾馆开业之初就明令“四不”：不设异性按摩，不设陪酒女郎，不设女性舞伴，不准裸泳。13年来，他们坚持高格调、高品质、高质量服务，对卖淫嫖娼、色情陪侍发现一个处一个，不仅没有减少客源，反而生意越做越火，成为全

本报专稿

文/魏雅华

圣殿危机

前不久，中国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以头条或显著位置刊发了一条新闻：中国美术馆处在危机之中：象征中国美术的最高殿堂，最高成就的神圣殿堂，近几年来越来越艰难，根本收不到传世之作。

中国美术馆哀叹自己的没落。

曾几何时，中国美术馆收藏标志着画家可以炫耀和自豪的最高成就，是画家们孜孜以求和毕生奋斗的梦想。然而，商品大潮的凶猛袭来，使眼下的中国人比任何时候的中国人更加实际、冷静，也更加聪明，如果金钱和荣誉二者不可兼得，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因为人首先要生存，只有在生存的前提下，才谈得上发展。

中国美术馆的天空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群星灿烂过。那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春风同时吹绿了这片沃土。艺术的繁荣比任何一种繁荣更加需要环境的宽松，现在各种艺术流派、各种个人风格，都可以淋漓尽致、肆无忌惮地、几乎是放浪形骸地充分地自我表现，这正是文艺复兴最好不过的人文环境。

不仅如此。

美学家们又惊喜地发现，自己手中的笔是支点石成金的笔！比之马良手中的神笔还要威力强大。画出来的金鱼比真的金鱼更加鲜活，一头毛驴、一匹骏马、一群羊、一群鸟的价值也抵它不来呢。

黄胃的一幅驴卖数万甚至几十万元，一头驴、一匹马、一群羊、一群鸟，且不说徐悲鸿的马了。

随着围门的大开，画家们发现了一个其大无比的市场，一座璀璨无比的金山，画家们怎么能不欣喜若狂？

画匠发达

快过春节了，我在街上走，见路边挂了一排排中国画的买卖，驻足一看，画幅不俗，问价答曰：二十五元一幅。

我心想，不贵。再一看，居然是全装裱，我不禁吃了一惊，被这样一幅画，也得二十五元。

我问卖画者，此画何人所作？

卖者答，本人。

我忙问他家中一叙。

他的画，大多在大宾馆或书店寄售，对象均为国外旅游者，每幅画售价多在十元以上，画家所得为售价的一半，此谓寄售。画店也收购，收购便便宜，一幅画百元上下，便出手了。虽说如此，他一年的收入也颇丰。

过了一段，我又在街上见到他，他居然名牌西装，足下生辉，臂肘尚挎了一副女。远远地发现我在路边等车，便携了那女的跑了过来，与我称兄道弟，对那人介绍说，这是某某大作家。

他悄悄告诉我，他现在在城里租了一套公寓，月租金一千元。布置得让大画家尚羡慕不已，前几日成交了五幅画，卖了四万美金！

我不禁暗自咂舌。

四万美金，按眼下的外汇牌价，近四十万元了。

他接着又神色黯然地说，让导游拿走两万，我操他娘！要不，我也是大款了。

我问他，收购者何人？

答曰：欧洲画商，那人还连说，便宜便宜。

他悻悻地说，便宜了谁？

导游：那王八蛋，咕咕咕几句英语，便带走我二十五万！

接着，他又悄悄对我说：“我最近私下接了一位港商定的货。画一套《金瓶梅》的连环画，用宣纸，地道地道的中国画，一共三百六十五幅，每幅一百港币，我

悄悄

一天画五六幅，两个月，挣四万五，怎么样？作家。”

言未尽，有一红色“桑塔那”出租驶过，他一挥手，携女郎登车，绝尘而去。一声“拜拜”，好得意。

画店倒腾

城里有家画店，古色古香，金顶飞檐，雕梁画栋。我常去。那画店板有气魄不说，还总摆着些名家大作。长安画派大师们的原作，比比皆是。那画的价格，我只敢望其兴叹，可从未见到过那画店卖出过一幅画，我想，如此画店，何以支撑？却又见那店日日繁荣，真不知奥秘何在。

有天，那位画匠来我家中，我便与他谈起此事，他大为惊讶，说：“你说的是‘名画’？好家伙，那店垄断了城里一大半画生意，你不知道？”

我更惊讶，生意如此冷清，何以言垄断二字？

他笑我：“外行、外行！‘名画’的生意，从不在店里做。你不知道，中国画的生意，有八九成在国外。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软件建设。中国人若是花个几十万买座别墅，一千万买幅名画，挂在厅里，才算贵族，你说，哪个值钱？那‘名画’，明里是港、台、新加坡老板的分店，其实是只收画，不卖画，是港、台、新加坡画商的回扣点。一倒手，便是十倍二十倍的红利，得了！”

我真是顿开茅塞。

他接着又说：“举个例吧，你过去不是认识石鲁么？你们不是还有一段交往么？你有他的画吗？要有，我现在就付你二十万，你卖不卖？”

“你知道石鲁的画什么价钱？不瞒你说，三四十万”名画”请收进，七八十万元卖给港商，你说，什么利？”

我说：“西安伪造假画的手艺甚高，他们得出真品真品。”

他说：“你说，为什么港台商人目光盯准西安？因为西安是11代帝都，长安画派源头，尤其是石鲁，眼下雄踞中国画榜首，画价日日看涨。他的画不比张大千的画，张大千的画数量太多，便不值钱。石鲁的画，极珍奇，连石鲁的夫人手中也没有了。石鲁又才华横溢，画坛怪杰，售价自然奇昂。就是鉴别真伪，在西安也好办。”

我问：“海关是不许名画出口的，怎么带出去？”

他笑着说：“书生气十足！世上的物件再没有比中国画好带出境的了。那画从被背下揭下来，重不过一两，体积不比一块手绢大，太好携带了。甚至写封信都能寄出去，好办。”

画家走红

失的

我去看一位三十年的朋友，当年我们一起学画，如今他已是西安画院的画师了。

从他那里，我也大长见识。

国外办画展，常请画家一起去，带出去的画，都严格地做了登记，卖出的国画，收入自然是国家的，但画家在国外期间画的画却是无记录的，于是，去办了画展的画家，个个差不多都是满载而归的。

我问他：“你的画在国内什么价？”

他说：“省外贸收购他的画，每幅100元，即一幅四尺宣纸的中堂画，可以卖到800元。一次收上十来幅画，便可收入上万元。据他所说，他的画在台湾和日本，售价为国内的两三倍。”

两万美金！

我不禁为之目瞪口呆。

我去他住处，他刚送走一位台湾来的画商，画商请他挥毫，他便随意画了几幅小品，送他，他自然不好意思白拿，便也随便付了点小费，三四千元吧。

他可不是大师级，只是个普通画家。

藏品招徕

国画市场同中国的其它市场一样，藏品之多，数量惊人。那位画匠便毫不忌讳地说，常有画商画店找他来作伪。他不仅有王西京、王有政的印章，连范曾的都有，伪得叫他们本人来都未必认得出。

我去一家名为“长岛”的画廊观赏，这家画廊我一直印象深刻，陈列的画均系国画大师珍品，售价多在伍仟—两万元之间，画上尚附有信誓卡，标明“长岛藏画”，发现有伪，可以退回。

有天，我在这家画廊发现一幅蔡鹤汀老先生的水牛，不禁大喜过望，不免细细去玩，看看觉得有些别扭，却又说不上怎么回事，我看过画，再看题跋落款，吃了一惊，那画分明是造出来的，哪有蔡先生的神韵？我恍然大悟，赝品！

结束语

滚滚财源涌入艺术界，无疑地给中国艺术界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中国美术馆面对如此强大的挑战，面对名画的大量悄悄流失，名画不再为中国美术馆视为神圣殿堂，自有其去处。

中国美术界面对美术品的隐形市场喜忧参半。是禁止它好，还是放开它好？我看还是后者。



石鲁的画是海外美术馆的收藏热点

被炸

de 昭示

公安部门的色情业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公安部门是色情业的“保驾护航”。3、领导干部的腐败为色情业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些高档娱乐设施，普通老百姓是根本消费不起的，更不用说再找小姐“三陪”了。留连于此的，绝大部分都是各级领导干部。他们不仅以公款吃喝玩“三陪”，而且还以公款嫖娼。报上屡屡有领导干部嫖娼被捉的报道，有些还是级别相当高的干部。沈阳市在一次突击检查中发现13名接受异性按摩的人中，竟有6名处级干部，6名科级干部，仅1人是个体老板。

如果没有这些人挥霍人民血汗钱的慷慨，色情业是不会如此猖獗和长盛不衰的。腐败干部的公款消费“繁荣”了色情业，色情业的“繁荣”刺激了“三陪”的发展，“三陪”的色情业又扩大了干部队伍腐败，从而形成可怕的恶性循环。

4、相当一部分依靠色情捞取不义之财的歌舞厅、夜总会、卡拉OK厅等等的开办者、经营者，都是所谓“手眼通天”的人。他们或是当地党政领导的直系亲属，或是与党政领导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旁系别支”，东北某城市就是如此。省长弟弟开办的夜总会有的，副省长儿子开办的娱乐城有的，人大主任儿子开办的卡拉OK厅有的。每次清查，他们都能预先得到通知，即使“意外”、“不拿”被查，只要经营者一花点钱或领导一个电话，清查者马上唯唯而退。有了这层保护伞，“三陪”小姐和各路嫖客也就完全没有了“后顾之忧”。

解放初期，共产党一声令下，北京市一夜之间就关闭了所有的妓院，收容改造了所有的妓女。卖淫嫖娼这种本已在中国大地上绝迹的丑恶现象，为何近年来又沉渣泛起，而且屡禁不绝呢？除以上几点原因外，还有外来生活方式的影响，有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超前消费的误导，也有打击取缔工作不够坚强有力，等等，人们还可以多层次、全方位的思考。然而，色情业的泛滥和发展，已经到了损害、影响我们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地步。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决不允许“红灯区”的存在，决不能让“黄明珠事件”重演，否则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关头！

(作者声明：本文资料数据均出自国内报刊，文责自负)

都市

新潮一族
文/韩捷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这句歌词到了本世纪末仍不过时，都市里新鲜玩意儿真是越来越多，不留神就出一个，这不，在北京、上海、西安、厦门等大城市就出现了交友营、庇护所、单身俱乐部……

厦门：青年交友营

前不久，上海出现了一家完全由民间人士支持组建的“南方妇女庇护所”。这家“庇护所”以妇女儿童暴力救护为中心，除开办咨询活动外，还设有10个床位，为家庭矛盾激烈的妇女提供暂时的“庇护”，并提供食宿、医疗、保卫及法律咨询。“庇护”期间，该所将派人

“都市新部落”扫描

1994年5月，新加坡关怀中心委派两名心理治疗专家在厦门开办了一家“单身俱乐部”。

——关怀心理咨询有限公司，青年交友营就是由这家公司组织起来的，它的口号是“自我发展，以诚交友”。交友营定期组织营员们开展室内外活动，设计了诸多旨在增进友谊、开放自我的节目：回归沟通、心理剧表演、烧烤野餐、才艺表演等等。青年交友营已举办10多期活动，使营员们在游戏中培养自己的能力，优化自己的性格。

杭州：单身俱乐部

由于时下家庭离婚率的逐步上升，单亲家庭呈增多之势，与此同时，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也日益突出，令人关注。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全国首家“单亲家庭联谊会”诞生了。其主要活动内容是：一道家庭排忧解难；为单亲子女的家长牵线

一家之言

文/褚娟

最近《文史知识》刊载文章提出新说，称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此说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文章中说，明代中叶出现的《西游记》到清代一直署名为“长春真人丘处机”，而丘处机是元代人，自然不会是他作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原因是丘处机有一本书叫做《长春真人西游记》，但其内容却是丘的弟子李志常等人记述丘处机西行大漠的事迹，所以从清初西陲残道人汪象旭开始，丘处机就成了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可见《西游记》的作者不是丘处机是毫无疑问的。

那末，《西游记》的真正作者是何人呢？于是有淮安人吴玉晋、阮葵生、冒广生等人根据《淮安府志》中的一条记载：“吴承恩，《射阳集》四册，《春秋列传序》、《西游记》。”就认为吴承恩可能是《西游记》小说的作者。其实《春秋列传序》是一篇序文，《西游记》是一篇游记，不是一部小说。

后来，鲁迅和胡适等学术先贤在没有

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

任何其他铁证的前提下，据此直接认定吴承恩就是小说的作者就是成定论。

据资料，吴承恩的得意之作是只有十几个故事的小书《禹鼎志》，并得意地张扬过，而他的亲戚朋友并不知道或说他没有写过洋洋八十万言小说《西游记》的事，他死后当地人未祖舜修修的《淮安府志》里有关介绍吴承恩的文字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过《西游记》的事。

再说，《西游记》小说的作者，其实是《春秋列传序》是一篇序文，《西游记》是一篇游记，不是一部小说。

这仅仅是一家之言。

悄悄

黄胃范曾等名人的画，都特别抢手

流

黄胃的一幅驴卖数万甚至几十万元，一头驴、一匹马、一群羊、一群鸟，且不说徐悲鸿的马了。

失的

黄胃的一幅驴卖数万甚至几十万元，一头驴、一匹马、一群羊、一群鸟，且不说徐悲鸿的马了。

名画

黄胃的一幅驴卖数万甚至几十万元，一头驴、一匹马、一群羊、一群鸟，且不说徐悲鸿的马了。

流

黄胃的一幅驴卖数万甚至几十万元，一头驴、一匹马、一群羊、一群鸟，且不说徐悲鸿的马了。

失的

黄胃的一幅驴卖数万甚至几十万元，一头驴、一匹马、一群羊、一群鸟，且不说徐悲鸿的马了。

名画

黄胃的一幅驴卖数万甚至几十万元，一头驴、一匹马、一群羊、一群鸟，且不说徐悲鸿的马了。

流

黄胃的一幅驴卖数万甚至几十万元，一头驴、一匹马、一群羊、一群鸟，且不说徐悲鸿的马了。

失的

黄胃的一幅驴卖数万甚至几十万元，一头驴、一匹马、一群羊、一群鸟，且不说徐悲鸿的马了。

名画

黄胃的一幅驴卖数万甚至几十万元，一头驴、一匹马、一群羊、一群鸟，且不说徐悲鸿的马了。

流

黄胃的一幅驴卖数万甚至几十万元，一头驴、一匹马、一群羊、一群鸟，且不说徐悲鸿的马了。

失的

黄胃的一幅驴卖数万甚至几十万元，一头驴、一匹马、一群羊、一群鸟，且不说徐悲鸿的马了。

名画

黄胃的一幅驴卖数万甚至几十万元，一头驴、一匹马、一群羊、一群鸟，且不说徐悲鸿的马了。

流

黄胃的一幅驴卖数万甚至几十万元，一头驴、一匹马、一群羊、一群鸟，且不说徐悲鸿的马了。

失的

黄胃的一幅驴卖数万甚至几十万元，一头驴、一匹马、一群羊、一群鸟，且不说徐悲鸿的马了。

名画

黄胃的一幅驴卖数万甚至几十万元，一头驴、一匹马、一群羊、一群鸟，且不说徐悲鸿的马了。

流

黄胃的一幅驴卖数万甚至几十万元，一头驴、一匹马、一群羊、一群鸟，且不说徐悲鸿的马了。

失的

黄胃的一幅驴卖数万甚至几十万元，一头驴、一匹马、一群羊、一群鸟，且不说徐悲鸿的马了。

名画

黄胃的一幅驴卖数万甚至几十万元，一头驴、一匹马、一群羊、一群鸟，且不说徐悲鸿的马了。

流

黄胃的一幅驴卖数万甚至几十万元，一头驴、一匹马、一群羊、一群鸟，且不说徐悲鸿的马了。

失的

黄胃的一幅驴卖数万甚至几十万元，一头驴、一匹马、一群羊、一群鸟，且不说徐悲鸿的马了。



解放军董建翔少校提出惊人科学预想

科学预想

能把鸭子

体重四、五公斤的良种肉鸭，人们也许并不感到奇怪。但如果普通鸭子，能长得像大象一般，重达10吨，这一定是件不可思议的事。然而，这并非天方夜谭。

解放军某部管理董建翔少校，在多年潜心钻研生物进化理论，通过在多种动物身上做大量试验，系统研究了自然对人和动物体形、寿命的影响，撰写了16万字的《生存论》。《能把鸭子养成10吨重》一文，就是该书的一个章节。董少校认为，一般好戏水的动物体形都比较大，如鲸鱼、海马等，鸭子体形小的原因，是它的硬壳状鼻孔太小，不能随着肌体需氧量的增大而增大，因此极度限制鸭子的体形不断长大。如果给鸭子做个鼻孔扩大手术，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其需氧量，那么鸭子体重可高达10吨！但这并非一次“开刀”就能办到，它需要几十代甚至上百代连续不断地做手术，才能使鸭子的体重不断增大。目前，董少校已取得初步成果，他培育的“大鼻空鸭”体重已远远超过普通肉鸭，并在继续研究和试验，向既定目标奋进。若董少校“大功告成”，也许若干年后，人们将开着卡车去买鸭。

拍案惊奇

文/澳夫

布博卡要出战悉尼奥运会

布博卡今年已33岁，他曾经33次刷新世界纪录，五次囊括世界田径锦标赛撑竿跳高的金牌。布博卡现在每个月去一次芬兰接受医疗检查，有关退役的话题，他都毫不客气地加以否认。并且他声称有希望提高自己保持的6.20米的世界纪录。他说：“我的旧伤已痊愈。现在感觉很好，我已经准备好了参加今年夏天在雅典举行的世界锦标赛。我一直跳到2000年，但我不喜欢作些预测，我不是个大吹大擂的人，只想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但我的确想超过6.20米。”(高羽)